

清朝奇案丛书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主编 张研 副主编 张浩 王纓 著

益觉迷

曾静吕留良奇狱

投书策反……
扑朔迷离……
出奇料理……
文字之祸……



迷 觉 益

——曾静、吕留良奇狱

王 纓 著

责 编:高美然
助理责编:冯 昭
复 审:李广洁
终 审:董高怀

清朝奇案丛书

益觉迷——曾静吕留良奇狱

王 纓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69号)

新华书店经销 晋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375 字数:94千字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ISBN 7—203—03610—3

K·165 定价:6.20元



这是清代一起著名而奇特的谋反大案，并由此又引发了一场文字大祸，案中有案，环环相扣，扑朔迷离。它发生在雍正年间，赫赫然轰动一时，且又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处置结局，于是这便成为清代 300 年里的一桩文字奇案。

前 言

“清朝奇案丛书”，顾名思义，说的就是发生在清朝的奇案、要案、大案。

这里既有数十上百贪官授首的贪污巨案，又有阴谋迭现、圈套连环、丑恶至极的舞弊案；既有权势倾轧、禁锢精神的政治案、科场案、文字狱案，又有曲折离奇、血泪斑斑的人命案。

这些奇案、要案、大案，反映了清朝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一不令人触目惊心，无一不令人感慨万分。

从“清朝奇案”中，人们可了解到中国清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制度，了解到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法制观念和社会问题，从而更加自觉地投身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

设中去。

“清朝奇案丛书”共十余册，每册十来万字，是一套面向中等文化程度读者的历史通俗读物。“清朝奇案丛书”又是一部高品位的、得到学术界基本认可的历史普及读物。

“清朝奇案丛书”遴选了一批专攻清史的中青年学者，以叩人心弦的史实传闻、严谨的论理分析、文采斐然的晓畅行文，导引读者思索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陶冶情操，启迪睿智，丰富人生。

我们期盼着您满意的微笑。

目 录

一、案发：投书策反	(1)
二、诱供：软硬兼施	(11)
三、搜捕：天罗地网	(24)
四、京审：天子亲查	(38)
五、案情：扑朔迷离	(68)
六、案中案：吕留良文字狱	(91)
七、结案：“出奇料理”	(100)
八、尾声：“断难宽宥”	(121)

一、案发：投书策反

事 情发端于西安。

西安，这座秦、汉、隋、唐的历史古都，在历经宋、元、明数百年的沧桑之后，已经成为雄踞大西北的繁华都市和挟制西北边陲的军事重镇。恢宏宽阔的城廓内，早已打破旧日“市”、“坊”的界限。四通八达的交通，使得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时常夹杂着来自各地的土语方言。这里是陕西巡抚的驻地，也是川陕总督的大本营。

雍正六年，即公元 1728 年，金秋九月二十六日，这是阳光灿烂的一天，约在上午十时许，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坐着舆车返回总督府，前呼后拥的队伍行进在熙熙攘攘的街市上，岳钟琪则全然无意于欣赏渭

河南岸的这座闹市，他的心中正在酝酿着一场向西北的远征。

岳钟琪，字东美，号容斋，宋朝抗金名将武穆王岳飞的 21 世孙。先世为河南汤阴人，南宋渡江后居毗陵。明朝万历年间，祖上宦游甘肃，遂迁家至兰州，以后又移居四川成都。岳钟琪的祖父镇邦，在康熙帝平定吴三桂叛乱的斗争中，曾以护粮军 500 人杀敌万余，所战克捷，官至山西大同镇总兵。父亲升龙，也就在此时投笔从戎，率军屡挫敌锋，战功赫赫，康熙三十五年(1695)，再随皇帝出征葛尔丹，擢升四川提督。从这样一个懋著功绩的行武世家走出来，岳钟琪不愧为将门虎子，生就一双炯炯四射的目光，沉雄魁奇的身躯，英俊而又威严，足以令人震慑。儿时与群童嬉戏，就好布方圆战阵，指挥进退。稍大入学后，有一目十行的功夫，十余岁便博览群籍，通经史之书，精天文地理，而尤其爱好谈兵论剑。父亲非常喜爱这个儿子，传之以武功，并严格训导，终于使岳钟琪练就了一身的本领，有着精湛的骑射技艺。

世世征战的家庭熏染，代代边关风云的出身经历，陶冶出了岳钟琪不以科举求名，但凭军旅生涯卫国守疆而出人头地。他早年从军，二十弱冠已领兵转战于四川、青藏少数民族地区，身经百战，“晓畅军机，熟谙番情”，很快从一个基层指挥官游击，累升为参将、副将。康熙末年，35 岁的岳钟琪率军 600 名，参加了由十四亲王、抚远大将军胤禩主持的西藏平叛之战。在对进攻西藏、屠杀藏民、拘囚达赖喇嘛的准葛尔部作战中，他以短兵相接，出奇制胜；用计招抚，先发制人；运动神速，以少胜多等灵活多样的战略战术，歼敌数千，充分显示了他料事如神、行动果敢的军事才华。班师后即升任四川提督。雍正二年(1724)，岳钟琪又随大将军年羹尧进剿青海，平定和硕特

部罗布藏丹津的叛乱。这是一次更大的战争，正月十一日启行，年羹尧多路分兵阻断叛军的内扰和向西藏及漠西蒙古的逃窜之路，并不断猛攻叛军的重要据点，但仍然无法接近罗布藏丹津的主力。在这关键时刻，岳钟琪建议挑选精兵五千，战马一万，由他率领，出塞歼敌。此时塞外严寒，冰冻未解，官兵饥渴，士气甚忧。岳钟琪号召将帅们和士兵同甘苦，“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不熟，将不言饥，冬不服裘，雨不张盖”，上下一心，终于找到了水源，全军欢动。岳钟琪乘势率军裹粮疾驱，日夜兼程，断敌信使，以夜行军一百五六十里的速度，很快深入十数万敌人的巢窟，迅雷不及掩耳，大破罗卜藏丹津，扫穴犁庭，俘获自王公以下男女数万口，斩首八万余级，只有罗布藏丹津乔装成妇人逃奔准葛尔部。这次战争，往返不到两个月，清军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并从此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青海的统治。岳钟琪为此立下了大功，师旋西宁之日，即受封三等公，赐黄带。雍正皇帝极其兴奋，以青海平定，大赦天下，告祭皇陵，并于太和殿行庆功礼，还御制赐诗，嘉赞岳钟琪的功绩是：

.....

帷幄由来操胜算，烽烟早已靖殊方。
远宣王化金汤固，丕振军威壁垒张。

.....

智勇原无敌，忠诚实可风。

第二年，即雍正三年（1725），岳钟琪便以参赞大臣、奋威将军的资格接替年羹尧，上任川陕总督，加兵部尚书衔。

罗布藏丹津逃到西北伊犁准葛尔部后，朝廷向准葛尔部

首领策旺阿拉布坦索人，策旺念念不忘康熙末年自己在西藏的惨败，不予交出丹津。雍正五年（1727），策旺死了，儿子葛尔丹策零即位，他一面遣使来朝，一面却继续收容丹津，并整军秣马，蠢蠢欲动。四年来，岳钟琪无时不在关注着准葛尔部的军情。如今青海已靖，同时朝廷也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监督和镇抚，因此进入西藏平叛的川、陕、滇三省军队一万多人正在逐步撤离返回；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广西及湘西等地，在总督鄂尔泰的主持下，打击不法土司，推行“改土归流”，由朝廷命官取代地方作恶的世袭土司，岳钟琪密切配合，使四川土司地区的整顿工作也如火如荼。西部、西南部边疆的稳定，为岳钟琪出兵准葛尔，挺进西北，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但另一方面，似乎整个军事部署准备工作仍尚不成熟。皇帝胤禛如同往日十分重视每一次军事行动一样，这一次也反复与岳钟琪筹划对准葛尔的用兵之事，于朱批奏折中命他暗中准备，未雨绸缪。雍正帝对自己的这位封疆大臣充满信心，说：“川陕内外事务，实唯卿一人是赖”。并告之军费问题“不必介意”，就是舍千万帑金，除却这一大患，“所得亦可偿所失”，这是一劳永逸之举，况且现今国家强盛，“府库充盈，今年的户部库帑就可以达到五千万”。但此事定要“徐徐详议”。是啊，皇上的信任是对岳钟琪守疆征战的最大鼓舞，但作为一个功臣、忠臣，岳钟琪也十分清楚自己肩上的责任，丝毫不能有所怠懈，万事都须从长从细计议。

如何选定出兵路线，沿途如何设置通讯台站，保持与朝廷的密切联系；

开战后如何进攻，如何阻击，既要拦挡敌人窜入西藏，又要防止其逃亡俄国；

此次出兵，统领几人，武官几人，文官多少，骑兵多少，步兵多少，后勤杂役人员又该多少；

如何配备战将，使作战中相互能够配合，顺利地推进战争。

以上事项，岳钟琪不得不一一考虑。

雍正帝颇信命相，岳钟琪于数月前已遵旨将拟好的派出西征之将帅名单及各人的生辰八字奏报中央，雍正帝已批复，其中认为：冯允中“甚不相宜，运似已过，只可平守”，袁继阴“亦甚不宜，恐妨寿”。数人不宜，须再作筹划，确定新人后还须再将八字上报。

军费虽不成问题，但仍然需要细算每一笔开支，除出征将士外，战马多少，战车多少，全军所需骡、驼、牛、羊、口粮、草料、运价等等，依战争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以及应变备用的数额，统通需要核定详估，或拨银随军，或拨物存储，总计也要在五百万两白银吧……

一桩桩，一件件，不知在岳钟琪那一向多谋善断的脑海里盘旋过多少遍。此时，车轴悠转，岳钟琪则神情严毅，浓眉紧蹙。

舆车已行抵总督署前西街，突然，前面似有骚动，队伍也停了下来，只见一人拦车阻道，正与兵役推攘，口里声称：“我有要事来报将军”。岳钟琪在车内见此人不像送信的吏役，是个书生相貌，随令询问何事？来人从怀中取出一封书信，秉说：“机密要事”。岳钟琪令随从接书入车内，只一瞥，见封题为“天吏元帅岳钟琪”。把他称为“天吏元帅”，岳钟琪立刻心知事有蹊跷，即命将送书人带回府中，交巡捕看守，听候审讯。他匆匆赶回衙门，密拆书信，当看上第一眼时，便浑身一震，心惊肉

跳，岳钟琪几乎不敢再读下去，但又不能不详细阅览，默读信件后，不禁为之失色。

这封书信署名：“南海无主游民夏靚遣徒张倬上书”。所谓无主游民，就是挑明不臣属当局，不承认清王朝的统治，信的内容由此可想而知了。事发后，全文在当时从未公布过，至今也无从查找，但从后来雍正皇帝编撰的《大义觉迷录》和有关的上谕中，可窥见一斑。

来信句句犀利，字字悚然。主要内容约为四个部分：

第一，认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强调当今大丈夫立天地之间，尽忠守节，首先要区分华夏与夷狄的不同，不要效忠于夷狄政权，以此否定清王朝统治的合理性。

第二，以胤禛谋父、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等十大罪状，否定雍正称帝的合法性。

第三，以雍正统治以来，“寒暑易序，五谷少成”，荆、襄、岳、常等郡，连年洪水滔天，吴、楚、蜀、粤久涝久旱，土田尽为富户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山崩川竭，地暗天昏，积尸载路，老百姓已无法生活下去了。”湖广、江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在我一呼可定”，阐明反清的时机成熟了。

第四，以岳钟琪是宋武穆王岳飞的后裔，不应“戴皇祖之仇以为君”，“俯首屈节尽忠于匪类”。“今握重兵，据要地，当趁时反叛，为宋明复仇”。策动岳钟琪起来造反。

这是一封烫手烫心的信，这是一封性命交关的信，岳钟琪手持信件，真是心摧目裂，怒发冲冠，他十分清楚这些年来自己的处境。

川陕位置险要，南可以遥控云、贵、湖广，北可以牵制冀、

豫、京都，是清王朝西北边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朝廷联络西藏、青海、甘肃、新疆等地的大本营。康熙十九年（1689）明确规定，川陕总督必须由八旗人员担任，从那时以来，此职务一直把持于满员手中，且权势日重。康熙帝统治的最后时期，曾让皇十四子、32岁的胤禵以抚远大将军衔任最高统帅率军西征西藏，平定准葛尔叛乱，雍正帝即位之时便将胤禵从西北前线调回软禁，改命皇族贝勒延信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但必须与川陕总督年羹尧共同执掌西北军务。半年后，雍正帝再发出谕旨：西北军事“俱降旨交年羹尧办理，若有调遣精兵，动用粮饷之处，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这样，年羹尧已掌握了整个西北军事的指挥权，取代了抚远大将军延信的权力。两年后，即雍正三年（1725），年羹尧出事，川陕总督的职务。便由岳钟琪担任了。岳钟琪以汉官高任如此要职，获取殊荣，这在有清以来是个破例，终清一代也是少有其人。岳钟琪知道，这表明自己深得皇上的宠信。当然，这样的信任无不是自己多年的奋斗，以封疆大吏的资历，凭文武之才，屡建奇功取得的。再者，也许更不可忽视的是，雍正帝从不把科目中人看成选举官员的唯一来源，因此，作为本朝第一名将，自己既非科甲出身，又不参与朝中朋党，更没有年羹尧的“狂妄悖逆”，“越分藐法”，所以才被雍正帝看中，谕称道：“岳钟琪服官有年，勤劳素著”，“洁己奉公，深知大义，不附邪党，不事钻营”。但无论如何，以一个汉人受到清王朝的如此重用，君臣相遇相知，这也就着实不能不使岳钟琪有着发自内心的对皇上的异常感激之情了。

感激自不必说，同时，皇上的宠信也并未使岳钟琪轻松自喜，头脑发热。他很清楚，自己以一汉官任要职，手握天下劲

兵，无疑会震动朝廷内外，招来许多大臣的嫉妒和猜忌。人在显位，就难免不成为口舌议论的中心。当此时，奉承、攀结者有之，讥讽、诬陷者更有之，这些都能置人于死地。几年来，雍正帝处心积虑排除异己，其盘算之周密，手段之凶狠，他又如何不历历在目呢！雍正践位以后，先是集中打击同他争夺过皇位的诸多兄弟的势力；接着，重点粉碎年羹尧集团；然后倾全力处置隆科多集团。其中，对年羹尧的处置，岳钟琪是再清楚不过了。这年羹尧可是雍正皇帝还在做亲王时的藩邸旧人，又是雍正帝位登九五的最得力的支持者之一，可谁料想雍正帝登基后的第三年，年羹尧竟因招权揽贿、擅作威福，成了一名阶下囚。想当年雍正帝就是以动员川陕官员揭发年羹尧的罪行这一手段对年氏集团一网打尽的。当年，在岳钟琪的奏折朱批中，雍正帝曾指出：年羹尧“昏愎之极，一切章奏悖谬乖张，诸凡举动狂妄纵肆甚属不妥”，年羹尧“如此负朕，亦大奇事，朕实愧对天下功臣”。雍正帝同时让岳钟琪详查川陕两省副将以下、千总以上的将官，凡是年羹尧“冒滥题补”的人，一一剔出。可见凡是妨碍皇权巩固的人，雍正必使他们一个一个地倒在自己的脚下。真所谓伴君如伴虎！岳钟琪又何尝不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呢！他必须对雍正帝无限忠诚，百倍地小心谨慎，稍有闪失，即可遭致杀身之祸，引来灭顶之灾。宦海难撑船，为官多年，自己不正是总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之中吗！世人广传岳钟琪是宋朝岳飞的后代，想排挤他的人，自然风言风语，以岳飞是为抗金而丧命的，宋为金破，明被清灭，清朝原称后金，金与后金是一脉相承的“异族”，于国于家，岳钟琪必要为宋明复仇。早在年羹尧得罪时，即有人密奏皇上：“岳钟琪是年羹尧的干儿子，年无事不与他私商，他平日里就深知年羹尧奸恶，

却沉默不语，明显是早已成为年的党羽，所以岳钟琪是宁肯负皇上之恩，而不肯背弃年羹尧。原四川有个巡抚蔡珽，曾被年羹尧上奏劣迹，要求革职治罪，后来年羹尧败露，蔡便被宽大起用。岳钟琪代年羹尧为川陕总督时，正受信用的蔡珽，多次在皇帝面前谗毁岳钟琪心怀叵测，不可深信。岳钟琪入觐皇上，路过保定，此时蔡珽正在直隶总督任上，他告诉岳钟琪：“怡亲王对你非常恼怒，皇上藩邸旧人傅鼐也告诉你要小心。”怡亲王胤祥是雍正帝最亲信的兄弟，说胤祥恼怒岳钟琪就等于是说雍正帝恼怒他，这使岳钟琪惶惶不安，不知如何是好。直到两年后，岳钟琪等奉旨查出蔡珽有两起重大受贿案：一次受贿六千八百两白银和冒销藩库银三万两；再一次是接受夔州知府程如丝金九百两、银六万六千两的重贿，保奏程如丝为四川第一好官，并庇护程如丝以半价强买盐商私盐和放枪杀人的案件。最终朝廷判程如丝处斩立决，蔡珽处斩监候，并同时以蔡珽诬谤岳钟琪而治罪，这一起对岳钟琪的谗毁事件才算告一段落。

然而，风波远未平静。不久，四川布政使佛喜又密奏岳钟琪亲戚故旧布满川省，应“防微杜渐”。

更有甚者，雍正五年（1727）六月，四川成都竟发生一件荒唐的事。一天，忽有一男子名叫卢宗汉的沿街叫喊：“岳公爷带领川、陕兵马就要造反了”，号召人们“从岳钟琪谋反”。这一声灭门九族的叫喊，对岳钟琪简直是晴天霹雳。他不仅没有这样的行动，也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雍正帝对他的抬举已经超出一般常规，他想报恩还报不完呢。更何况岳钟琪心里明白，即使有此想法，他又哪里是雍正帝的对手呢！于是他命令四川巡

抚黄炳、提督黄廷桂将卢宗汉拿下，自己则诚惶诚恐地飞报朝廷，表明心迹：“臣不敢檄讯，又不敢隐匿”，请皇上处置。并以谗毁者太多，请求解除自己川陕总督的职务。后来经过黄炳、黄廷桂严加审讯，查明卢宗汉是个疯子，因田土私事而生造谣言，并无主人主使。最后以卢宗汉妖言惑众，诽谤国家大臣的重罪处死了事。对于此事，雍正帝极力安抚岳钟琪，告诉他：这几年在朕面前谗谰你岳钟琪的太多了，仅“谤书”就有一箱子，说你是岳飞之后，终有一天是要报仇的，其实这些话真是“荒唐悖谬”，而疯子卢宗汉的行为，那或许是蔡珽、程如丝辈“怀挟私怨，暗中指使”的，或者再有其他的拨弄之人，也未可知。雍正帝还明确表示，对于岳钟琪这样一位懋著功勋的将领，“朕故任以西陲要地，付以川陕重兵”，鼓励岳钟琪继续担当川陕总督的职务，协助皇上治国安民，使天下稳如泰山，使大清坚如磐石。雍正帝对岳钟琪没有任何怀疑，信任如初，并继续与他商定对准葛尔用兵之事，这使岳钟琪受到极大的慰藉。但一系列的事情发生，也可以说明在诽谤岳钟琪的言论中，除了说他是年羹尧的亲信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说他是岳飞的后人，要报昔日宋金之仇，要替汉人雪恨，举兵反清。上上下下，持此说的可谓大有人在，这已形成岳钟琪的一块心病。

如今，这张倬、夏靓，又以岳钟琪乃岳飞后代这一理由上书策反，岳钟琪真是如鲠在喉，欲吐不能。这难道又有什么疯子兴风作浪，或许是什么人的拨弄安排？命运为何偏要与我作对呢！岳钟琪惊骇、焦虑、暴怒。他下定决心，追查彻底，亲自提审张倬。

“张倬，夏靓，你们这是异想天开，自投罗网！”